



補張靈崔瑩合傳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曰。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

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

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鷄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

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

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

歎賞。忽一翁編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
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
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
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
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
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
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
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
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

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
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
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
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
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
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
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鄞人
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跡。弛不
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

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與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

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

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鳳生

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未芳善笙

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旣成。

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

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

日。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克其數。詰

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日。

補張崔合傳

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婚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旣從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忿。時濠威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

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以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

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卞鬱。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

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

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艸。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艸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笑于

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泣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艸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艸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

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艸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

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度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窓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迥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它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特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迥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

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摔六如欲歐之。六如驚寤。則半窓明月。闌其無人。六如撫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窓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氏真屢參半。若夢晉之名。旣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

及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干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

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塔。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余既爲張靈崔瑩補合傳復以十絕句弔之
才子佳人事已陳誰知化腐更爲新千秋一卷崔
張傳真可崩天泣鬼神

韓朋塚上說鴛鴦蕭史樓中憶鳳皇爭似風流玄
墓侶千春花月夢魂香

三

初無舊約與新盟癡殉皆因一字情說向人間渾
不解仰天空自哭千聲

補張崔合傳

阿翁難駐病中船
天子還畱意外緣
好事頭頭偏
錯迕命宮只合鬼團圓

雌雄才貌本來分
惟有靈瑩并一身
不是佳人殉
才子只如才子配佳人

六
貞孃墓上淚成灰
合葬崔張更可哀
今日遺碑猶
在否欲搜玄墓掃荒苔

七
子晉吹笙鶴不飛
劉伶告飲筆還揮
劍池不是騎
鯨處捉月那同采石磯

八
十美圖成美麗姝
六如妙筆世應無
紅顏命薄終
淪落何似張靈行乞圖

九
風流自昔說崔張
今日崔張更斷腸
若按紅牙新
製曲梨園誰復演西廂

高士梅詩萬口傳無端一字惱先賢改詩才子知
何處枉把唐寅試老拳

樸橄女子傳

古西周岐陽邑外。蓋有樸橄林云。林故大衍無艸
木廬舍。商辛末年。有雍人避怨者數十家。來茅綯
其地。聚而家焉。地在石鼓山之陽。山多蒼鬱。鬣茸
百獸之所館也。每纁黃西逝。則咆喊踰跳者相屬
于扉。攫牢畜。躡塲蔬。居人毒之。乃醵錢共買小木
樸。械之族。周四方。樹之以障其跡。數年小木盡活。
搜然成林。自邑望之。鬱鬱如烟。因名之曰樸橄林。
林有荀氏者。事獵善騎射。邑中諸獵者少年。多往
樸橄女子傳

從之。嘗行獵石鼓山。挾諸少年游。諸少年搏麋貫
窺者數百騎。方睥睨歡笑。歟風中一大虺躍出。諸
少年熱懼汗而奔。纓屨狼籍。荀氏賊目大呼。就臂
取朱弓。發一矢。戛戛響。大呼發之。洞虺腰。虺轉死
礪中。諸少年皆拜伏。願折鏃執弟子禮。由是樸橄
林輪鞅相望。事浸淫。傳告邑人。率多趨荀氏。荀氏
有女字媿。年十五。夔歷生。葉膚如紅玉。清臚冷冷。
光艷射人。幼失恃。趾未嘗越室幃。性雅好文史。每
紅絳之暇。輒讀古詩書。搦筆吟咏。音若嬌罵。初囀。

深夜聽之。嚶嚶焉。嘗托隣家媪入市覓新詩。媪久
無以報。時值春仲。雨數日。媿支頤倦坐。偶隣媪自
雨中來。攜天桃數枝。併出懷中新詩二篇。投媿。視
其一爲行露之詩。詩三章。尹氏媿賦。其一爲標有
梅之詩。詩三章。杜氏小容賦。媿喜。媪謝去。媿乃折
天桃一枝。簪于總角。盥手蒸龍腦香。取詩讀之。讀
尹氏行露之三章。喟然嘆曰。嗟乎。媿所遭之不幸
也。避露而就獄。姊之志悲矣乎。又讀杜氏標有梅
之三章。清淚漣漣。如不自禁。良久嘆曰。吾小容多

情若是哉。梅酸心渴。求庶士而不得。多情也哉。因
唏噓流涕。涕潺湲駢。衣班班然。遂廢卷假寐。少醒
思之。又復流涕。乃頓鑄而歌。賦天天者桃三章。曰
天天者桃。雨則愁之。悠悠者天。云胡遭之。天天者
桃。將牝將牡。舍彼楊園。卽我寒牖。風雨蕭蕭。勞心
焦焦。未見吉士。今宵何宵。歌罷。遲徊久之。取篋中
素悅一幅。題其上。復傷二女之不偶。心益哀憐。掩
袂而泣。啾啾不絕。父覺而怪之。對曰。無它。適夢中
感吾妣耳。憐自是殺飯輟飲。昔昔痛悼。如有所懷。

一日父出獵。衡宇悄然。小犬在戶。憐捲髮繞帶。忽
潛出幃。倚前扉。纒立遙望。葱蒨展轉不去。邑中有
杜子陽生者。小容之弟也。小容十七歸郢氏時。陽
生年十五。瀟灑美丰儀。閉帷讀書。孤坐無耦。頗聞
樸橄林荀氏射雉之事。欲識其人。因阻雨未果。會
是日春晴。乃輕巾素帶。翩翩獨往。至林中樹木交
翠。黃鳥喚人。流連緩步。瞻盼不輟。俄回首見柴扉
中一女。光采奪睛。香澤襲鼻。女方凝睇長思。矮媠
如醉。生惶惑無主。心知其荀氏女也。前踴躍造門。

垂衣深揖。致辭曰。鄙人杜陽生。敬謁仙卿。憐見之。驚且怯。欲言則蒼黃不能言。欲去又思拂其意。乃轉腰側拜。答曰。賤妾不足以辱君子。幽韻呶呶。翻然而逝。生恍然愕眙。若喪其魄。徐入戶。縱視。則有素悅一幅。委門中。拾而觀之。小詩三章。墨痕如活。生知爲女所遺物。又卽女手蹟。寶玩之。裊而去。翌日復至林中。望見荀氏及諸少年。方從山中來。所殺獲死麕鹿數十頭。皆取白茅包之。純束而歸。生屏立樹後。窺之。荀氏入門。掀髯大笑。解弓矢。易解。

服。負鹿肉一肩。復挾諸少年入城飲酒去。生疊踵微行。抵其闕。囁息以伺女。女向夜解衣寢。亡素悅。起秉燭。大索不得。意必入生手。心甚恨然。覩生姿容。殊愛而慕之。生久立寂然。徑登堂。振履。履聲疾。墜下。小犬臥蒼苔中。忽醒。見生驚起。吠之。憐膏首甫畢。趨出。遇生于堂。佯怒曰。家大人它出。賤妾獨處深閨。君子何得狎至。驚我犬乎。自惟蕉萃陋質。不足以當君子。幸無相瀆也。生垂首不語。逡巡謝曰。鄙人知罪矣。陽爲踈踏狀。赧甚。顏發頰。急探衷。

中出悅。自持覆其面。媿顧見悅。乃笑曰。君子毋重
賤妾之過。哇句。弋細。又復踈率。誤爲君子所見。姍
筦足矣。乞畱相擲。生歛悅。前跪曰。讀卿香韻。已知
卿之心矣。卿必有以許我。母使天桃笑人也。因墮
淚。漸羅巾。媿感其意。接之而起曰。君子姑徐徐。賤
妾草茅。慳艷。誠恐不足以侍綦櫛。君子倘不我棄。
盍就家大人謀之。生喜。拚然再拜曰。感卿明德。死
且不朽。遂謝歸。造郢氏。告其姊小容。小容憐媿之
志。遽出篋中白璧一。青琅玕一。以贊其納徵之禮。

生乃蠲吉。托荀氏隣家媪媒之。往致幣于荀氏。荀
氏見生大悅。慨然許諾。醢酒炙麋。薦地團飲。越夕。
生御小犢車來迎。媿靚粧。姣服。遂乘車而歸。生焉。
質明而見其小姑。叩其字爲小容。乃知卽曩日所
悲傷鬱悒而賦。標有梅者也。生女旣諧夙約。遠近
聞者。莫不嘆羨。多嘖嘖道其事。于是雍山風人。爲
作詩三章以紀之。詩曰。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
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
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厥
樸檉。女子傳

後周公旦采入召南。是爲野有死麕之篇。

八字情郵錄

遂步幻史氏述

丸丸生小紀

武水城北之楓谿。有丸丸生者。千古情癡人也。生姓卞氏。別號丸丸。昔年曾叩闕上書。當事欲以中翰待之。遂自稱中翰焉。其先人蓋嘗以理學名節著聞。生績學苦吟。不求聞達。酷有父風。而鍾情則異甚。弱冠時一娶而鰥。竟不復再娶。徘徊吳越間。冀得有奇緣佳偶。如臨邛藍橋故事者。然自少至

壯率惘惘無所遇。居久之。忽有客過生。言吳中有某姝者。貴家女也。才色俱絕世。慕生之名。願與訂茂陵約。生聞之。私獨喜。以爲是固當長卿我也。欣然欲往見之。客曰。此未可率略見也。見必以珍幣。生乃傾囊中裝。得珍幣纍纍。以畀客。客與俱至一處。則院宇宏深。簾幃邃密。良久。遙見一麗人靚粧。袿服從屏間姍姍揚袂而過。穠艷芬郁。珮聲璆然。有女鬟數輩。後隨皆明姣奪目。客遙指麗人謂生曰。此非所謂某姝者耶。生見之。魂搖心死。惟恐不

得當也。然寂不聞一聲。生自是惑之。日夜謀所以致姝者。未幾。客竟謝去。生悵然如失。又久之。有客從吳中來。持一緘授生。云某姝所貽。其署名曰瓊英。一札媿媿數百言。大抵多愁怨語。寄生以題劇二絕句云。

相國家風禮素持。豈因旅邸動閨思。可憐甲族幽貞女。爲譜西廂萬古疑。題西廂

深閨玉質美無瑕。况是詩書閥閱家。未識陽臺何有夢。牡丹讀罷漫嗟呀。題牡丹亭

而別以紅葉箋題一律贈生。中有堪憐卞氏連城璧。冷落溫家玉鏡臺之句。生又私獨喜。以爲妹果憐我。顧貧無卓錫。何以爲家。于是遍告諸媼戚。知交。以五綵雲箋。置募疏一冊。倩名公弁儷。語于幘首。題曰催粧。踵門乞人捐助。人人開卷。駭然率擲管直書。自田宅舟車。以至奩幃優婢之屬。靡不賅備。閱之金玉駢闐。錦琲狼籍。計直殆不下數百千緡。儼然一富家翁矣。好事者競作詩詞。以紀其盛。及搽券以取。則無一應者。生索居邑邑。流言日至。

或言有妹則喜。或言無妹則愠。或言吳中實有妹。前客特設詐。給珍幣。生所見非真妹。則益唾詫不信。生故貧窶。又性落拓。不喜脩邊幅。往往衣敝履決。蹒跚行市中。或私語生。彼妹慕公實甚。但我聞妹頗貴少而好潔。且時遣人矚公。公不可不脩謹以俟。生以爲然。自念歲華冉冉。則倩善繪者繪己狀貌。爲金門待詔圖。著綈冠盛服。顏色如三十許人。又恐體膚未瑩皙。有葭玉之嫌。傳聞糟能治黔。適友人家有五石大瓮。滿貯酒滓。生乞裸坐其中。

三晝夜。任蠅蚋嗜嘬。塊然弗動。日三沐三釁。痛自刮磨。與蟬蛻緇垢。以無貽姝羞。其它如閨閣之私。褻襦之隱。生所爲賈勇摩厲。思竭力以事姝者。無所不至。然姝信亦竟杳然。生徬徨求索。逢人問訊。所見無非姝者。偶肆中有畫工。燈美人圖于壁。或指謂生。此卽姝真影也。生驚喜。熟視良久。肅衣冠。斂容跪拜。稽首四叩。口喃喃稱吾妻吾妻云。傍人目笑之不顧也。生雖貧。尚存先世所遺金石珍玩。及法書名畫數種。其中有珠斗月華杯。尤爲瑰異。

專擬致姝爲聘。一日偶持至市肆觀之。有少年數輩。展轉傳玩。倏忽遂失杯所在。生不勝恚。以爲甌繇肆主。則訟之于官。或言姝某日曾以一函寄生。中有明珠一丸。大如李實。色半赤半青。號爲日月珠。此無價寶也。誤落某塾師手。生遽往索之。不獲。疑塾師匿其珠。則又訟之于官。會邑令貪狠。入肆主之賄。以生爲誣誑。輒折辱生。生大呼曰。天下豈有邑令撻中翰者哉。令不爲動。有薦紳某者。生素所師事。父執也。聞之不平。自起見令。白其事。令不

得已。乃移獄肆主。肆主竟以此破家。其塾師之訟。則又屬它薦紳爲之解紛。生備見詘辱。幸而得理。然杯與珠終不可問。久之。或言里中某顯者欲奪姝爲婦。有成約矣。生聞之憤甚。偵顯者過邑門。挈巨石狙擊。碎其乘輿。顯者幾不免。生間行遠村。過所師事薦紳家。薦紳已死。諸子畱生泥飲。遂大醉。時溽暑。生方解衣入浴。聞有人抵掌揶揄云。咄咄。卞癡坐視美妻爲人所奪。而竟不敢伸首吐一詞。何無丈夫氣耶。生益憤甚。遽從浴杵中躍出。將摔

其人而詰之。其人已走匿它所。生發狂。遶屋大叫。遂裸跣闖中堂。撼薦紳之棺。連呼老師助我。棺中人旣弗應。則手排肩舉。幾擠棺踣地。衆人力挽之。就寢。詰朝視生。舉體皆痕瘡矣。生固略不悔恨也。久之。又有言某儂子從北地來。主于某薦紳家。挾重貲謀欲娶姝。生聞之。急往叩薦紳。薦紳謝曰。誠有之。然公慎勿與爭。彼且率僕隸。搽挺刃。伏門左。伺公出。將不利于公。生恐甚。則微服從後垣逸去。私念儂子事若成。則吾事且敗。此其勢不兩立。顧

倉卒無可爲蹇脩者。然事急矣。不得不獨身前往。于是背負名畫。袖貯法書。腰束奇珍。手持玩物。冒雨徒步。踉蹌走吳中。數月而後返。則儂子既寂。不聞已事。亦茫無要領。時人或笑之。或憐之。生智窮力絀。計無復之。惟徬徨寤歎而已。居亡何。忽又有入從梁谿來。持一緘投生。生啟視。固吳中某姝所寄詩札也。其署名則曰瓊芝。字曰仙紫。札中大意。言妾夙慕君才名。今望君久矣。佇惠好音。寄生以紅豆二枚。青絲一縷。而綴一詩于末。曰。

喜慕昔賢人。力田與刺繡。羊妻能斷機。古意誠爲厚。一點心如石。下簾笑春風。良宵多好夢。却恨去無踪。日夜盼佳音。十年猶未偶。言語徒悠悠。皆屬如簧口。女也志不渝。因風聊寄書。卷首緘蓮桂。目斷越江魚。其幘首用一印爲兩小兒戲桂樹下手執蓮花及笙傍有叢蘭欲以此印爲信故結語云然

詩倣北海離合體。蓋中寓隱語八字云。嘉善卞郎。

早諧姻眷也。生得書大喜過望。但初不解詩中意。又不識瓊英何以改爲瓊芝。商之友人。始殷勤削

牘致謝。報以錢刀玉蟹二物。而亦效離合體。次韻作詩答之。曰。主賢書大喜。聖筆出。不報詩中意。

女範著周南。古蒸霏錦繡。薊水不容刀。禾俗猶

淳厚。催粧吳舫近。佳麗欲乘風。婦事豈箕帚。爰

處嗣芳踪。大哉琬琰篇。可以叶嘉偶。絲分半縷

雲。喙吐珠離口。二姓聯秦晉。人傳閨苑書。金風

拂蘭桂。易合比雙魚。幘首亦鏡一印答之作陰陽連環式印文曰合璧故

妹後寄詩有玉環白璧之語蓋隱八字云。姑蘇仙媛。奇緣天錫也。數日後復得

妹報章。大意言君孤高如伯鸞。妾敢不效德耀。但

春廡舉白之事。非君與妾所能。若相如之。鸚裘淵

明之松徑。玄真之漁童。樵青似皆居室所不可少

者。又欲得當世之大人先生。如里中某元老者。為

之主盟。復報生以珀環二枚。仍如前綴一詩曰

儂非聽曲人。寸心如冰雪。賄遷何所有。曾笑鳩

婦拙。解得詩中意。風流定不凡。金閨一葦地。淺

水任隨帆。幸獲佩奇珍。服之忘歲月。似此山海

情。安用傍人說。據詞乏才思。几席愧相如玉環

八字情郵錄

本無玷。白璧可同車。

蓋隱八字云。辱贈蟹錢。報以虎珀也。而箋尾復書數語云。前札偶因病腕。倩青尚姊代書。茲札乃芝手勒。青尚者。家姊瓊英字也。生得書。益狂喜不禁。始知芝卽英之妹。二美萃于一門。此真所謂奇緣佳偶也。顧自恨無長物。可爲聘。曩尚存珍玩四種。爲周文王寶鼎。柴世宗窰簪。宋徽宗畫鷹。米南宮研山。今強半入他人手。非旦夕可得。然私意妹或憐才。姑先寄空函達意。冀以文詞動之。亦如前和

一詩曰。

耳聽紫鸞音。騁馬隨飛雪。太姒頌嗣徽。諒非寒女拙。龜輔作蹇脩。無乃事非凡。石峰橫半壁。見名自揚帆。珠翠隱朱門。搖手墮明月。竹素滿書城。僭閱誰人說。微言不藉口。道系樂自如。應物本無心。鳥喜集香車。

蓋隱八字云。聘以鼎硯。瑤簪徽鷹也。數日後又得姝報章。大意與前札略同。仍綴一詩曰。丞相豈一人。三公亦其匹。計吏凜周官。臨民臣

品失。杏泗接道系。如水必東流。特祠無寸土。勿
懈著春秋。晝夜闡微言。無書不備述。農牧焉用
文。學易少暇日。案頭塵滿帙。稿木共寒灰。頗怪
遽遽叟。無心夢蝶來。

蓋隱八字嘲生云。承許四物。一物安在也。箋尾復
書數語云。讀來咏有微言道系。應物無心之句。方
知爲道學之士也。因戲作周孔語奉答。如此隱語。
已三見矣。幸一笑置之。不煩再和云。生得書。倘况
數日。知姝非空函可動。復日夜謀。所以致姝者。必
欲得姝而後已焉。

幻史氏曰。九九生洵千古情癡人哉。當其繡屏遙
睇。初未嘗與彼姝音容相接也。而情深一往。堅若
金石。十餘年不少變。推此志也。雖以爲忠臣孝子
無難也。至于箋翰往還。隱語倡和。未免有情。誰能
遣此。吾于生又曷怪耶。獨惜生以服政之年。鰥獨
窮困。念無後爲大之訓。交友宜與有責焉。詩云。豈
其取妻。必齊之姜。苟能爲生祚胤計。雖不必姝可
也。而况姝乎。昔阮宣子家無儋石。年四十餘。未有

室王處仲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
錢而不得。今生之孤踪苦節。不讓宣子。茫茫宇宙
中。顧誰爲處仲與諸名士其人者哉。

八字情郵錄

題咏

黃周星

九煙

題情郵錄四首

金屋瑤臺豈易攀。忽從天上落人間。書傳閨苑緘
珠淚。珮解湘臯縮翠鬟。楊柳路邊還有路。蘼蕪山
外更無山。相思何物縈春夢。紅豆青絲琥珀環。

二

春廡高風未可攀。臨卣元不似桑間。雙珠紅濕千
重錦。半縷香分十八鬟。柘屐但歌憐僂曲。藁砧莫

八字情郵錄

十

悵望夫山。殷勤貽贈。須珍重。約指丹墜。勝玉環。

三 以下咏隱語

八字情郵事。頗奇。藏鈎宮戲。羨春閨。吳儂隱語堪傳札。秦客度辭。欲折筭。憐比芙蓉媒。未托封如荳蔻。信頻題。中央四角。教人讀。恰似當年伯玉妻。

四

織錦璇璣。自古奇。何如射覆。擅香閨。同心正合稱連璧。偕老還應咏副笄。譜按紅牙。思顧曲。碑摸黃絹。競窺題。他年茗戰。傳金石。莫笑明誠。遜巧妻。

詞一首 賀新郎

試檢婚姻牘。有佳人。邯鄲甲第。槐柯眷屬。羊尾雞頭。占姓氏。奕奕吳趨望族。正穉齒。文鴛單宿。國色家聲。俱絕代。更憐才喜和陽春曲。天上少。人間獨。傳來情種。驚奇福。待將身。被濯承歡。猶慙倚玉。拚得拍浮酒池裏。儘教枕糟藉麴。還摩厲。鈿鋒利。鏃珠珮。玉卮多。好夢願秦樓。綵鳳飛來速。但合卺。萬事足。

萬壽星

壽星之類。其狀如星。其目如珠。其鬚如雪。其衣如錦。其冠如冠。其履如履。其行如行。其止如止。其言如言。其動如動。其靜如靜。其怒如怒。其喜如喜。其哀如哀。其樂如樂。其苦如苦。其甘如甘。其酸如酸。其辛如辛。其淡如淡。其鹹如鹹。其臭如臭。其香如香。其臭如臭。其香如香。其臭如臭。其香如香。

年風

呂祖出山像贊

曩見呂祖。貌類藥王。美髯飄綠。冠佩軒昂。今見呂祖。大似鍾離。科頭跣足。野服襤褸。同一呂祖。云何有。二是名神仙。圓通遊戲。彼亦不是。此亦不非。有緣者子。旦暮遇之。

題鍾馗一品補袞圖贊

有士也。虎背而熊腰。武夫哉。胡爲乎。釋長劍而搯洞簫。有女也。鞞鬟而婉衿。靜姝哉。胡爲乎。度瑤瑟而度金鍼。我知之矣。母乃壯懷。暫寄于音律。而淑質弗輟乎縫紉。或曰吹簫者。象其品。補袞者。昭其心。調羹之鼎在座。傲雪之葩出林。意非宰輔。不足以當之乎。然則睇斯圖者。其亦可以正襟危坐。而穆然于吉甫清風之吟。

走也。么麼復何足算。然公之神宇儼若不離其影。
衾而吾之夢魂。一似長繞乎几案。抑豈獨一時爲
然哉。吾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

題友人爭西湖詩

僕未陳水戲。先被火攻。忽來殿虎之爭。幾作野龍
之戰。妄期章臺楊柳。任嫁李韓。笑比觴政。葫蘆競
持。由錯固當避楚三舍。豈止放晁一頭。僕惟有攬
指而退。悔秋後之盛年。博簊以遊。嗟夜半之大力
耳。

走也。么麼復何足算。然公之神宇儼若不離其影。
余而吾之夢魂一似長繞乎几案。抑豈獨一時爲
然哉。吾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

題友人爭西湖詩

僕未陳水戲。先被火攻。忽來殿虎之爭。幾作野龍
之戰。妄期章臺楊柳。任嫁李韓。笑比觴政。葫蘆競
持。由錯固當避楚三舍。豈止放晁一頭。僕惟有攤
指而退。悔秋後之盛年。博簊以遊。嗟夜半之大力
耳。

驅病魔檄

病魔病魔。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使我虺隤。我觀天地間。萬物各有族。號爾曰病魔。爾族將安屬。又觀天地間。萬物各有祖。號爾曰病魔。誰爲爾父母。我欲視爾。不見爾形。我欲聽爾。不聞爾聲。爾可謂陰陽。霍忽。倣詭幻冥。我想爾形。蠅虱。爾質。蟻蠊。爾貌。鬼蜮。爾跡。蝦虫。爾豈猛如虎。狼如羊。中于人身。輒復俛狂。爾豈毒如蜂。虐如蠱。時來侵人。輒爲患害。爾豈其爲。檇杙。饕餮之苗裔。抑亦魍魎。夔魍之弟。

昆胡鬼出而電入。或魚駭而鹿奔。我正告爾。爾其疾趨。無探龍領。無編虎鬚。反我侵地。卽爾故廬。三日秣馬。兩日脂車。疾行去我。無得踟躕。爾如不悛。我則殲汝。白刃如霜。鳴鏑如雨。直兵曲兵。赤羽白羽。與爾從事。爾逃何所。又如不然。我將撞洪鐘。伐賁鼓。決海波。罄山竹。奏之上帝。使飛廉梏爾首。屏翳斲爾足。豐隆震爾軀。列缺燿爾目。蓐收析爾魂。祝融燔爾肉。投爾于四裔之陲。九幽之獄。爾如悔禍。聞命竄伏。匿影深林。銷聲暗谷。庶貫爾刑。不汝救。

夷。僂不然。上帝好生。爾罪不宥。是誅是殛。呼天曷

福清東滌龍宮祈夢疏

某酸醜窮胎臭帑濁質志非温飽倖登藻榜之書
名豈文章恥外花甄之選奈何邦家弗造繫惟我
生不辰七月書傭潦倒遂稱蘭署半年羈負郎當
亦號梧垣乃以忠義之性成卒致艱虞之身歷念
素位原分四位獨富貴不來而貧賤夷狄患難之
位俱來嘆大倫並重五倫僅君臣未斷而父子夫
婦昆朋之倫久斷以此強顏苟活實有愧于墨胎
若乃被髮佯狂尚未銷其碧血深山窮谷疇憐異

代孤臣海角天涯。罕見他鄉義士。雲迷松舍。梁公
之淚徒揮。月冷蘭闥。徐媛之音頓絕。牛衣鶉結。誰
捐范叔之綈。魚釜蝸塵。孰裹子桑之飯。尼同陳從。
愁類鍾囚。肯鑒此心。所恃者皇天后土。可與共語。
其問諸古佛名仙。伏望東溟九鯉真君。垂慈憫心。
開光明路。來旣乞靈于五夜。去必發覆于一朝。壽
固不可知。敢曰功名吾自有。福豈應過望。或云緣
遇與人同。片語指迷關。寧是夢中說夢。三生遊化
境。卽如身外生身。悲淚投誠。薰膜待命。謹疏。

乞開喉音懺疏

伏念某乳稚何知。書香有志。方朝吟夕咏。惟期耳
畔之琅琅。乃口誦心違。甚苦喉間之格格。矧邈厥
賦形之始。疾匪得于天生。若究其習染之因。咎或
繇于自作。蓋緣弱齡過郡。飽聽北刹之鐘。適逢老
衲談經。謔類南蠻之鳩。聞之失笑。時與玩弄于同
羣。偶爾效顰。遂致聲音之酷肖。是豈孽魔相值。能
移肺腑以爲妖。毋亦神佛所臨。多因戲侮而降罰。
自此瓊樓竅。澁空飡石澗之菖蒲。玉管腔遲。徒羨

金籠之鸚鵡。茲者拊心悔罪。稽首皈誠。伏願矜無
識之童蒙。宥既往之小過。鑿破丹田之混沌。復還
睨睨清音。劃開華蓋之蠶叢。盡洗鈎駟舊習。則蓮
花頓生于舌本。免嘲稜等之箏聲。膠飴不含于口
中。誰謂昌家之艾氣。恩同再世。報擬三生。某無任
悲切懇祈之至。謹疏。

怨天說

黃周星

或問于臣曰。天可怨乎。臣曰。不可。蓋至尊者莫如
天。至仁愛者莫如天。故廣大則曰昊。閔下則曰旻。
崇高威嚴則曰帝。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霑濡。風
雷之震蕩。任舉其一。皆足以爲功于民物。凡居天
之下者。方且愛之戴之敬之畏之。之不暇。而敢怨
乎哉。曰。然則天不可怨乎。臣曰。何爲不可。夫人之
所以愛天戴天而敬畏天者。爲其有功于民物也。
有功于民物者。爲其彰善而癉惡。扶正而抑邪也。
怨天說

故理曰天理。道曰天道。聰明曰天聰明。賞罰曰天賞罰。必事事皆合于人心。俾天下之人咸服其居心之至公。持衡之至平。用法之至當。而後可以受人之愛戴。當人之敬畏而無憾。有如不然。是悖理也。是失道也。是不聰不明。而賞罰倒置也。雖欲不怨。又安得而不怨哉。請試觀上下數千年間。善者果盡彰乎。惡者果盡瘳乎。正者果盡扶而邪者果盡抑乎。攷古證今。殊大謬不然也。此臣之所未解也。或曰。是固未可爲天咎也。彼天豈真憤憤者。但

徘徊而姑有待耳。蓋善者必彰。而一時未必遽彰。惡者必瘳。而一時未必遽瘳。正者必扶。邪者必抑。而一時未必遽爲扶抑。故或遲之一世者有之。遲之再世三世者有之。所謂量雖大而不迂。性雖緩而不忘。網雖疎而不漏也。但徘徊而姑有待耳。若是則臣之惑滋甚。嘗聞治國之道在乎信賞必罰。故賞無畱而罰不宿。欲民速得爲善之利。與爲不善之害也。若遲之遲而又久。則善將何勸而惡將何懲。此其在地則如山藪之藏垢納汙。在人則如

郭公之善善惡惡乃可耳。豈以至尊之天而亦出于此乎。又况所謂必彰者終未必彰。必瘳者終未必瘳。而必扶必抑者亦終未必扶且抑乎。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或曰。厄當陽九。林魚有延及之殃。劫遇三千。玉石有俱焚之歎。此氣數使然。固天之所無如何也。若然。則賢愚同盡。亦所甘心耳。乃程卓富而夷齊貧。驩賈貴而孔孟賤。跖躄壽而回鯉夭。光脩絕而杞檜昌。一似所彰者偏在惡。所瘳者偏在善也。所抑者端在正。所扶者端在邪也。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或又曰。上古之世善人多。中古之世善惡半。輓季之世惡人多。故唐虞之天不同於羲皇之天。三代之天不同於唐虞之天。漢唐宋之天不同於三代之天。積漸至後世而益不可問矣。此運會使然。亦天之所無如何也。若然。則上下數千年間不爲不久矣。大者如興亡成敗之分。小者如生死窮通之變。世則愈趨而愈下。天則愈出而愈奇。過此以往。且不知何所紀極也。而氓疇憤耗。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嗟乎。嗟乎。使蒼蒼漠漠之表。絕

無有主張是者。則冥然塊然。如土如木。如癡如聾。亦何足道。設使有主張是者。則顛倒舛錯。至矣極矣。而徒然強爲之解。一則曰姑有待。再則曰姑有待。一則曰無如何。再則曰無如何。夫人之神智。不若天。威力不若天。故凡有所姑待而無如何者。則仰而望之天耳。若天亦姑待而無如何。復何貴乎。有天耶。豈天之上。更有尊于天者。而天復俛聽其主張耶。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故同一天也。爲循理之天。則當愛之。爲盡道之天。則當戴之。爲至聰至

明。賞罰不爽之天。則當敬之。畏之。萬一板板夢夢。而爲疾威多辟之天。大拂乎理道。大蔽乎聰明。大謬乎賞罰。則不得不怨之。是非怨天也。正德天也。正愛天。戴天而敬畏天也。何也。天心之仁愛甚矣。彼循理盡道。直聰明而合賞罰者。爲天。則板板夢夢。而疾威多辟者。必非天。是天則德之。非天則怨之。人自怨夫板板者。夢夢者。與疾威而多辟者耳。曷嘗怨天哉。夫天之尊猶君也。其親則猶父母也。天下之人。無有不尊君而親父母者。故君雖不仁。

臣不敢不忠。親雖不慈。子不敢不孝。此古今之通義也。然儒者特道其常耳。設或不幸以湯武之臣。而遇獨夫之君。將不爲放伐之舉乎。以舜參之子。而遇焚廩拚井大杖之親。將不爲號泣之走乎。彼放伐之舉。與號泣之走。皆積怨所致。不履其常而履其變者也。故君有廷諍之臣。父有泣諫之子。臣之諍君。不可謂不敬君。子之諫親。不可謂不愛親。則人之怨天。不可謂之不敬天。而愛天。嘗聞禹湯有引罪之詞。春秋有責備之義。其理一也。生我抗

我。撫我虐我。誰實爲之。不此之怨。而誰怨哉。且人之怨天。不自今始也。其在書則有暑雨祁寒之咨。在詩則有小弁瞻卬之刺。是皆斯人疾首籲呼。幽憂發憤之所爲作也。彼其心豈樂于怨哉。蓋愁苦亡聊。哀痛迫切。欲生不能。求死不得。計無復之。萬不獲已。而出于此也。若今日之愁苦哀痛。視昔日更何如耶。故昔日之天。猶今日之天。而今日之人。非昔日之人。曾是昔人所不能免于怨者。而謂今人能免于怨耶。或曰。吾輩誦法聖賢。孔子曰。不怨

天。孟子亦曰不怨天。計孔孟當日未嘗邀天之寵澤也。而猶然不怨。下此者又何敢怨。然孔子曰不怨天。而卽繼之曰知我其天。孟子曰不怨天。而又曰仰不愧于天。夫知與不知。有愧之與不愧。其相去亦遠矣。故惟聖賢而後可以不怨。亦惟聖賢而後可以怨。所謂心正則言公。理直則氣壯也。且安知不怨之非怨。而怨之非不怨也哉。夫臣之在宇宙間。猶焦螟蠛蠓也。古今無有怨天者。怨天者惟臣一人。則古今無有作怨天之說者。怨天者惟臣

一說。使彼蒼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而或嗔其逆耳。怒其撻鱗。卽赫然降罰于臣。臣固不畏。何也。凡臣所言者。非一人之私心。乃天下之大公。非一時之偶激。乃萬世之大慮也。然則自有此天以來。亦安可少此一怨哉。臣所爲明目張膽而昌言怨天者如此。若屈平有天問之篇。商隱有天醉之咏。晁道元有與天公之箋。或荒誕而近誣。或猥瑣而近戲。彼之所謂怨。非臣之所謂怨也。至于稗史所識。天翁本姓劉氏。有漁陽張堅者。乘醉竊其龍車。登怨天說。

天而攘其位。蓋本以詐力得之。故至今善惡邪正。一切乖盭爾爾。此則無稽之談。臣所未敢信也。是篇作于庚戌之冬。蓋窮愁拂鬱。冤憤亡聊。而爲此也。其詞雜亂冗複。頗無倫次。漫置塵案間。幾幾不欲料理矣。越三載癸丑之夏。窮愁如故。且加甚焉。乃始伸楮奮筆。毅然成之。卽上告碧引翁。亦無不可。

酒社芻言

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旣以禮爲名。則必無僨野之禮。以歡爲主。則必無愁苦之歡矣。若角鬪紛爭。攘臂謹叟。可謂禮乎。虐令苛燒兢兢救過。可謂歡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愚更請進一言於君子之前。曰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何也。我輩性生好學。作止語默。無非學問。而其中最親切而有益者。莫過於飲酒之頃。蓋知已會聚。形骸禮法。一切都忘。惟有縱橫往復大

可暢敘情懷而釣詩掃愁之具生趣復觸發無窮
不特說書論文也凡談及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無
一非文章則無一非學問卽下至恒言謔語如聽
村謳觀稗史亦未始不可益益智而廣見聞何乃
不惜此可惜之時用心於無用之地棄禮而從野
舍歡而覓愁乎愚有慨於中久矣謹勒三章之戒
冀成四美之賢

一戒苛令

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爲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

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不能勸惟
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
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爲勸之哉故愚謂不問
作主作客惟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旣
不須勸矣苛令何爲

一戒說酒底字

說酒底者將以觀人之博慧也然聖賢所謂博與
慧者似不在此况我輩終日兀坐編摩形神孳悴
全賴此區區杯中物以解之若復苦心焦思搜

索枯腸何如不飲之爲愈乎更有一種狂黠之徒
往往借觴政以逞聰明假席糾以作威福此非呂
雉之宴豈真許軍法行酒乎若不幸逢此輩惟有
掉頭拂衣而已

一戒拳鬪

佐飲之具多矣古人設爲瓊巵以行酒五白六赤
一聽於天何其文而理也卽藏鈎握子射覆續麻
諸戲猶不失雅人之致而世俗率用拇陣虎膺以
逞雄角勝搏拳奮臂叫號喧爭如許聲態亦何異

於市井之夫輿僮之輩乎愚嘗謂天下事無雅俗
皆有學問存焉若此種學問則斂手未敢奉教

卽今之
骰子

瓊
巵

以上三條乃世俗相沿習而不察者故特拈出
爲戒他如四五簋之約盟百十條之飲律則昔
賢言之詳矣何埃愚贅

小引

以傳奇語參禪。自古未有也。以傳奇語為時義。尤自古未有也。聞昔有老僧。所居四壁。皆畫西廂。或問禪家安取此。僧曰。吾正于此參禪耳。請問禪機安在。曰。吾最喜其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此語真禪機也。宗錄中曾載此段公案。而尤君展成集中。則取其語為時義一首。業已名噪上林。而友人輩尚欲余別創新裁。余亦不禁技癢。乃戲為前二作。效顰點睛。于箇中神情。似已略為鈎剔。徐思題

壘數重。狀若深堅。然其間喫緊字面。未始不可次第擒捉。因墨兵餘勇未衰。復縱筆爲後三作。其三則專擒一字。其四專擒轉字。其五專擒他字。覺題中險要盡破。歷歷莫逃。庶可以躊躇滿志乎。至于那之一字。亦宜在擒取之列。嫌其涉于方言。已姑置之度外。而觀者爭再三從臾。乃復爲一作。追而擒之。雖云毫髮無遺憾。然得無三鼓氣竭否。夫宗門顛頂之談。帖括卑陋之習。皆余素所厭棄者。而茲忽俛首雕績。詹詹不休。始如景純之注蟲魚。君

道之志艸木耳。而或訝其中有漁獵騷史處。稍不類八股體制。則笑應之曰。君不觀其題乎。明明以實甫香艷之詞。傳君瑞風流之語。摹神寫景。自應爾爾。豈真如四子五經之文。必字字聖人。言言賢者。而後可耶。

鍾山黃周星九煙氏自識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一 此作
總寫大意

想美人之目送。知才士之魂銷矣。甚矣秋波之目。不易轉也。而茲何幸于臨去得之。非張生誰復能當此哉。今夫宇宙一無情之區耳。然宇宙之情寄于人。而人之情寄于目。故猶是人也。而有情之目。則獨異。猶是有情之目也。而美人之目。則尤異。何以知之。于張生之咏鶯鶯者知之。彼當鶯鶯既去之後。追憶其臨去之情。而一則曰。怎當他再則曰。秋波那一轉。曷為是若欣若慕。唱嘆之而不置也。

豈不以詩歌倩盼爰標美目之稱而鶯之目則非目也。波也。卽騷賦娛光亦著層波之譽而鶯目之波則非但波也。蓋秋波也。當宮眉偃月之時未始無清揚之婉美。然其初固凝而不波者也。迨一轉而始覺其爲波。又因臨去之一轉而始全覺其爲波。則其爲波也可思。當花柳爭妍之頃亦豈無屬玩之物華。然其時固滿目皆春者也。迨一轉而始知其爲秋。又因臨去之一轉而始愈知其爲秋。則其爲秋也可思。繇今思之以彼秉禮守義之躬。其

秋波豈肯輕轉。然前乎此轉有人無波。後乎此轉有波無人。吾固無庸觀之也。所欲觀者惟是一轉之全神耳。則非一轉不足見秋波之真。以彼秀外惠中之姿。其秋波亦何時不轉。然未去之前。波于何生。旣去之後。波于何止。吾固不得知之也。所可知者惟是臨去之一瞬耳。則非臨去不足見一轉之妙。夫當吾世而有秋波焉。或與錢穀爲緣。則轉而之俗。或與笙歌爲侶。則轉而之淫。秋波之受汗也多矣。而鶯豈有是哉。吾不知幾徬徨于雪案螢

窓而度幾遇之也。則謂此一轉爲二十年來之一轉可也。先吾世而有秋波焉。以爲胡天胡帝。則其轉最妖。以爲傾國傾城。則其轉最毒。秋波之溺人也不少矣。而鶯又豈有是哉。吾不知幾夢想于詩書簡編。而今始親見也。則謂此一轉爲五百年來之一轉可也。且天壤之中。有鶯卽有我。鶯目能轉。豈吾目獨不能轉。然而有仙凡之別焉。夫吾雖百轉。安能及彼一轉之靈。卽咫尺之內。有鶯復有紅。鶯目解轉。豈紅目遂不解轉。然而有天人之間焉。

彼紅雖千轉。又安敢擬此一轉之尊哉。鶯乎。秋波乎。吾何福以當之。抑此語本才士之言情耳。而禪宗且以之悟道空之與色。一耶二耶。若然。則罄大藏之千函。固不如繪西廂之四壁。

齊論魯論。韓文柳文。潛菴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二 此作 拈怎當二字

美人有餘情而當之者反若愧焉夫秋波一轉此

臨去之餘情也惟多情者能當之亦惟多情者不

敢遽當之張生若曰吾今乃知情之難言也然非

情之難有情而能當者之為難嘗聞相如鼓琴文

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彼女之於士且然况士

之于女乎彼美女之於才士且然况士之不逮

相如而女之美且遠過于文君者乎如吾今日之

遇雙文蓋幾幾乎有欲當而難為當者始而觀其

秋波六義

春風之面。以爲是絕代之仙姿也。其冶容難當也。既而聆其紅櫻之語。以爲是嚙花之鶯聲也。其逸韻難當也。已而窺其香塵之步。以爲是傳心之芳踪也。其密意更難當也。迄今仙姿往矣。鶯聲歇矣。芳踪隱矣。吾亦惟有付之悵嘆已耳。而孰知其難當之情。復有出于數端之外者。則臨去之秋波也。則臨去秋波之一轉也。當是時也。蘭麝之香半飄。玉珮之聲漸遠。而尚餘兩點之眇眇清曠。注射于吾眉宇者。殆所謂未知心許。已經目成者耶。吾何

人斯。而敢當其目成。梨花之院將掩。楊柳之墻正高。而獨有一種之泠泠曼曼。縈繞于吾心胸者。殆所謂敢望迴腰。或肯垂盼者耶。吾何脩乎。而獲當其垂盼。想從來美人之態不一。爲顰爲笑。各有其時矣。而秋波之轉。諒亦同之。彼因笑而轉。則不勝歡。因顰而轉。則不勝愁。歡固難當。愁亦難當也。夫秋波本無功罪。然當其歡。或以爲慧。當其愁。或以爲癡。癡慧異。而功罪分焉。而秋波固兩不受也。吾其如此秋波何。卽今日雙文之態亦不一。宜嗔宜

喜已見于面矣。而秋波之轉。何獨不然。彼宜喜而轉。則似于憐。宜嗔而轉。則似于恨。憐已難當。恨益難當也。夫秋波有何恩怨。然當其憐。若以爲慈。當其恨。若以爲忍。慈忍異而恩怨形焉。而秋波固終無語也。吾其如此臨去之秋波。何蓋目與日本有往來之緣。爲未轉之秋波。吾目或能當之。爲既轉之秋波。則非吾目之所能當也。庶幾以此身當之乎。卽身與身亦有合離之數。爲未去之秋波。吾身猶及當之。爲臨去之秋波。并非吾身之所及當也。

庶幾以此心當之乎。而究竟亦非吾心之所敢當也。然則吾之神魂。惟有與秋波俱往而已。

不才張珙合當跪拜。

潛菴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三此作拈一字

以目相感者。以情相感而已。夫一轉者。此目。怎當者。亦此目。然果目為之耶。抑情為之耶。想張生當鶯孃之迴盼。而不禁魂飛也。况然曰。吾嘗讀騷矣。彼于湘夫人之降也。日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初以為目自目。秋自秋。波自波耳。而不意今者。乃合而為一。則鶯之目。其可復以目名之乎。姑狀之曰秋波。而是秋波。固未易數數轉也。從來誇絕世者。日一顧。嘆傾城者。日一笑。秋波六義

可見尤物之移人。一而已矣。敢望其多。而茲且于鶯之一轉見之。此一轉也。如在未去之前。則花柳庭軒之間。固無處不迎其眴睩矣。然境逐情紛。方且不勝其轉。而何有于一轉。如在既去之後。則深院珠簾之內。自無時不婉其清揚矣。然情隨境寂。業已不見其轉。而又安知爲一轉。夫吾所觸于目而難忘。縈于懷而不散者。惟是臨去之一轉耳。時當臨去。則舍此一時之外。已更無可轉之時。故雖平時脩端恪之目容。至此而若不能終守其端恪。

者秋波之情爲之。亦秋波之勢爲之也。夫美盼關乎全體。或宜靜而不靜。則秋失其秋。宜動而不動。則波失其波。孰如此一轉之動靜咸宜者乎。語其常。則此轉不可無一語。其暫。則此轉固不可有二耳。人當臨去。則舍此一人而外。亦絕無可轉之人。故雖深閨嚴非禮之瞻視。至此而若不暇計及于非禮者。秋波之才固然。亦秋波之理固然也。夫雙眸備乎四時。或多溫而少肅。則波而不秋。多肅而少溫。則秋而不波。孰如此一轉之肅溫俱備者乎。

習見之。則此轉百不爲多。創見之。則此轉一不爲少耳。吾繇此一轉思之。誠不知鶯之一生。其秋波凡有幾轉。然前乎此轉者。或與此轉而爲二。後乎此轉者。或與此轉而爲三。而吾謂皆不及此一轉也。他時之轉無心。而此有心也。嘗聞我輩有獨鍾之情。秋波之內不容更多一人。則一轉之外豈可更多一轉耶。又繇此一轉推之。誠不知吾之一生。凡幾當此秋波之轉。然似鶯而轉者。請以千轉而當一。非鶯而轉者。請以萬轉而當一。而吾意總不

易此一轉也。他人之轉有價。而此無價也。嘗聞佳人。有難再之遇。自覩鶯之秋波。而天下無秋波。則自經營之一轉。而世間豈更有一轉耶。然則鶯雖已去。謂之未去可也。何也。未有此轉。而波隨人往。既有此轉。而人以波留也。鶯雖遺我而去。謂與我俱去可也。何也。無此一轉。而吾在其波外。有此一轉。而吾已入其波中也。然吾終如此秋波。何哉。惟有望風愴慕。殷勤致辭。曰。怎當他臨去。那一轉而已。而秋波果可再接否耶。

習見之。則此轉百不爲多。創見之。則此轉一不爲少耳。吾繇此一轉思之。誠不知鶯之一生。其秋波凡有幾轉。然前乎此轉者。或與此轉而爲二。後乎此轉者。或與此轉而爲三。而吾謂皆不及此一轉也。他時之轉無心。而此有心也。嘗聞我輩有獨鍾之情。秋波之內。不容更多一人。則一轉之外。豈可更多一轉耶。又繇此一轉推之。誠不知吾之一生。凡幾當此秋波之轉。然似鶯而轉者。請以千轉而當一。非鶯而轉者。請以萬轉而當一。而吾意總不

易此一轉也。他人之轉有價。而此無價也。嘗聞佳人有難再之遇。自覩鶯之秋波。而天下無秋波。則自經鶯之一轉。而世間豈更有一轉耶。然則鶯雖已去。謂之未去可也。何也。未有此轉。而波隨人往。既有此轉。而人以波留也。鶯雖遺我而去。謂與我俱去可也。何也。無此一轉。而吾在其波外。有此一轉。而吾已入其波中也。然吾終如此秋波。何哉。惟有望風愴慕。殷勤致辭。曰。怎當他臨去那一轉而已。而秋波果可再接否耶。

別恨離愁變做一弄。潛菴

齊望風蕭瑟。幾處殘陽日暮。當此臨去。恨一轉而
轉。而喜。日入其氣。中。也。然。吾。絲。吹。北。林。如。何。待。此。
川。大。亦。也。所。也。無。此。一。轉。而。皆。亦。其。如。於。亦。此。一。
轉。而。喜。日。入。其。氣。中。也。然。吾。絲。吹。北。林。如。何。待。此。
川。大。亦。也。所。也。無。此。一。轉。而。皆。亦。其。如。於。亦。此。一。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四 此作拈轉字

目能轉而意難當。皆深于情者也。蓋情不可見。于
秋波之轉見之。不然。彼當之者。何以魂銷耶。張生
意謂。吾觀天下之理。莫苦于拘。莫妙于轉。拘則累
世而難通。轉則得一而已足。凡事且然。而况于鍾
情之際乎。嘗聞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彼但知情以
一往而深。而不知情以一轉而愈深。吾每求其人
而不得也。茲不意于鶯之秋波見之。夫猶是目耳。
曷言乎秋波也。蓋四時之氣。秋為最清。故春不稱
秋波六義

別恨離愁變做一弄。潛菴

秋波六義

十二

其此一轉也。人之情。皆深于情者也。蓋情不可見。于
目能轉而意難當。皆深于情者也。蓋情不可見。于
秋波之轉見之。不然。彼當之者。何以魂銷耶。張生
意謂。吾觀天下之理。莫苦于拘。莫妙于轉。拘則累
世而難通。轉則得一而已足。凡事且然而况于鍾
情之際乎。嘗聞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彼但知情以
一往而深。而不知情以一轉而愈深。吾每求其人
而不得也。茲不意于鶯之秋波見之。夫猶是目耳。
曷言乎秋波也。蓋四時之氣。秋為最清。故春不稱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四 此作拈轉字

秋波六義

十二

爽而秋稱爽。然凝肅之秋非秋也。自有鶯目中之秋。而始知天下無秋。獨此兩點之秋爲真秋。大地之間。波爲最活。故山不能流。而波能流。然潢汙之波非波也。自有鶯目中之波。而後知天下無波。獨此一泓之波爲真波。何也。爲其能轉也。顧秋波有可轉之時。有不可不轉之時。有不可不轉之時。當其可轉。則無轉不妨有轉。少轉不妨多轉。如未去之前是也。當其可不轉。則有轉猶夫無轉。多轉猶夫少轉。如既去之後是也。當其不可不轉。則有轉勝

于無轉。少轉勝于多轉。如臨去之頃是也。而此際一轉之秋波。于是令人有怎當之嘆矣。想自有秋波以來。騰爲光。流爲盼。舉宇宙間之賢愚貴賤。不知幾生死于其中。而茲乃于吾身而親見之也。吾揣其一轉之情。若以爲生平之意中。止有此一人。則生平之目中。亦止有此一轉。殷殷而承彼睠顧者。雖王公在其前。卿相在其後。曾不足當此一轉也。蓋王公卿相易得。而此轉難得也。抑自有秋波以來。睠宜笑。眇宜愁。舉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又不

知幾浮沉于其間。而茲乃當吾世而躬逢之也。吾
窺其一轉之隱。若以爲目中之人。以此一轉送之
去。而意中之人。卽以此一轉招之來。遙遙而辱彼
眇眇者。雖帝天在其上。仙佛在其傍。亦不足當此
一轉也。蓋帝天仙佛可求。而此轉難求也。夫有此
一轉。而吾前此棘闈螢案之苦。將于一轉乎終之。
後此翠幃錦帳之歡。將于一轉乎始之。雖因緣之
離合難期。而炯炯雙眸。必不與風雨晦冥俱滅沒
者。有如此秋波矣。吾何敢負此千載之遭逢耶。有

此一轉。而吾前此五百年風流之願。將于一轉乎
終之。後此離恨天相思之况。又將于一轉乎始之。
雖事變之吉凶難料。而耿耿寸衷。斷不隨于戈唇
舌爲翻覆者。有如此秋波矣。吾何以酬彼九天之
寵眷耶。蓋世間最善轉者。無如秋波。故秋波非奇。
而一轉之秋波則甚奇。秋波非巧。而一轉之秋波
則甚巧。然世間最難轉者。無如鶯之秋波。故一轉
本尊。而臨去之一轉則尤尊。一轉本妙。而臨去之
一轉則尤妙。吾將何以當之哉。惟有望秋波而百

拜焉耳。抑此固老僧叅禪語也。禪家于公案難通者。輒請人下一轉語。未知此一轉與秋波之一轉何若。

兀的不引了人魂靈。潛菴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五 此作拈他字

美盼之難酬也。才士若不容名言焉。夫秋波之轉。自鶯轉之。而當之者。且以爲他也。他之與鶯。一耶二耶。想張生以爲。凡人所不能忘者。人我之見也。而獨于男女之際。則否。彼旣遇目而成色。亦可卽口而成聲。故狎侮疎慢之稱。無往而不宜。而畏敬親愛之僻。皆在所弗受。誠有不期然而然者。如吾今日之于鶯。其殷殷而呼之者。蓋不一而足矣。語其丰標。則玉人也。語其姿容。則可喜娘也。語其情

態則風流業寬也。語其門第則開府相公家也。語其風韻與光輝則洞天之神仙南海之水月也。鶯之名號固若是其多乎。然此皆鶯之似也。非鶯之真也。欲求鶯之真則一而已矣。一者何也。曰他也。夫鶯也而何乃以他呼之。曰前此驪撚花之肩宜春風之面與偃宮樣之眉者皆他也。若然則他之爲他吾亦幾幾乎難當之矣。而孰知難當之中更有難當者。不觀其臨去乎。不觀其臨去秋波之一轉乎。想天下人皆有目而目不皆秋波。倩盼清揚。

詩慕之矣。故諸人之目可當而他之目難當也。爲其秋波也。卽天下之目或有秋波而秋波未必能轉。曼睩遺鸞騷嘆之矣。故諸人之秋波可當而他之秋波難當也。爲其一轉也。抑天下之秋波或能一轉而一轉未必當可轉之時。含睇竚胎歌怨之矣。故諸人之一轉可當而他之一轉難當也。爲其臨去也。自有此臨去之一轉而九州之內九州之外應無復與他爭此一轉者矣。但恐我以他爲他他亦以我爲他。或不無貴賤親疎之別。然我目中

止有一他。則他目中當亦止有一我也。夫他之稱名不一。以爲疎賤。則疎賤。以爲親貴。則親貴。而吾獲邀此從天之矚。其敢以疎賤而加親貴耶。自有此臨去之一轉。而五百年之前。五百年之後。應無復與他並此一轉者矣。但恐我有我之他。人亦有人之他。或未免古今同異之惑。然人人意中之他。我得而他之。我一人意中之他。人不得而他之也。夫他之取類頗殊。以爲衆悅。則古與今同。以爲獨憐。則今與古異。而吾幸沐此絕代之榮光。其暇

向古今而較同異耶。蓋此一時也。我與他猶分而爲二。我之稱他曰姊。則他之稱我宜曰兄。然而正不必也。祇以一他槩之。而誰何莫問。宛如我與我之周旋。有一日者。我與他或合而爲一。我當謂他爲婦。則他卽當謂我爲夫。然而亦不必也。總以一他渾之。而爾汝可歌。何論卿不卿之憐愛。然則鶯雖有秋波之一轉乎。但願去其一轉之名。而存秋波。去其秋波之名。而存鶯。并去其鶯之名。而存他。則所謂怎當者。吾度幾得而當之乎。

似聽兒女小窓喁喁。潛菴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 其, 然, 而, 不, 必, 謂, 之, 那, 一, 轉.]

又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六此作拈那字

移情于美盼者。言近而意愈遠矣。夫張生所難當

者。秋波之一轉耳。而何以必謂之那一轉。此非去

後之思。不能已已耶。今夫情之所至。豈復可以語

言求之哉。然言不足以盡情。而情終不能忘言。故

同一事也。有以正言出之者。有以戲言出之者。而

更有以方言出之者。至于方言而情益不可究詰

矣。如張生之逢鶯孃。既自以為眼花撩亂口難言

矣。乃于其臨去之秋波。不曰何當他。而曰怎當他。

不曰彼一轉。而曰那一轉。是何方言之屢見也。夫方言之怎當。猶夫正言之爲何當也。此不必辨也。而方言之那一轉。則非猶夫正言之彼一轉也。此不可不辨也。今試思之。猶是秋波也。前此者有轉矣。後此者有轉矣。而此際何獨以一轉稱。則此際之所謂轉。必非前後之所謂轉也。可知。抑猶是那一轉也。前此者有那矣。後此者有那矣。而此處何獨以那稱。則此處之所謂那。并非前後之所謂那也。又可知。當其櫻唇綻玉。嚙花外嘖嘖之聲。夫獨

不可曰那一聲乎。然舌方嚙之。而耳卽聞之。要止可謂之此一聲耳。若秋波則豈有聲之可駐哉。騰曼睩于目成。盈盈欲笑。迄今殷勤而追憶之。曰那一轉。雖有覘眄之好音。固不敵婉美之清揚矣。當其芳徑襯紅。顯香塵纖纖之步。又獨不可曰那一歩乎。然足之所至。而目亦至焉。仍止可謂之此一歩耳。若秋波則豈有歩之可跡哉。寄含睇于目送。渺渺予愁。迄今恹恹而徐摹之。曰那一轉。雖有凌波之微步。終不及傾城之一顧矣。論屬辭比事之

例。則他與那均爲遙指之名。但他者繫之人。那者繫之事。人與事分。而所見于是乎異詞矣。夫秋波者其人。而秋波之轉。則其事也。假令轉於始而復轉于終。或疑那之中又有那焉。而臨去之秋波。固無暇再轉也。則請以那一轉。結秋波之局可也。論出口入耳之恒。則怎與那俱爲習聞之語。但怎者屬之我。那者屬之他。我與他參而相對。自不能無言矣。夫秋波之轉者。他之情。而難當秋波之轉。則我之臆也。假令轉于此而亦轉于彼。或疑那之外。

又有那焉。而臨去之秋波。固未肯他轉也。則請以那一轉。攝秋波之神可也。噫。彼一時也。傳心事于芳踪。將畱情之眼角。便欲付之休題。然時當未去。而異其不去。魂搖于可憐之步。自不禁柳風嫋娜之懷。此一時也。注相思于餓眼。則一轉之秋波。惟有嘆其怎當。蓋時當旣去。而憶其臨去。神馳于垂盼之餘。殊不勝烟雲縹緲之想。謂之那一轉。明乎一轉之後。更無一轉也。又何怪乎方言之屢見也哉。

悄悄冥冥。絮絮苔苔。 潛菴

墓誌銘

笑蒼道人姓黃氏名周星號九煙道人本金陵人生於萬曆之辛亥年初生時爲楚湘周氏計取陰柩之故以黃爲周至崇禎丁丑道人生二十七年始得還本生父母時道人已舉燕闈癸酉孝廉又三年庚辰成進士明年丁周氏外艱又三年甲申冬授計部主政始具疏復姓改周爲黃明年夏以國變棄家遂流寓吳越間以終其身此道人一生之大槩也道人生來有煙霞之志於世間一切法俱澹然無營故髻鬢

墓誌銘
時曾有神童之譽而道人不知其爲神童也二十而
貢于天府二十三而登賢書三十而登制科人皆以
爲功名之士而道人不知其爲功名也既遭九六之
厄沈冥放廢隱居不出三十餘年人或以高尚目之
而道人益不知其爲高尚也大氏道人生平正直忠
厚好濟人利物而真率少文剛腸疾惡嘗自鑿一印
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此其實錄也故其處世每
與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以此
無事得謗然道人性慵才拙恬于聲利故雖被謗而

不傷喜讀書賦詩遊山水訪異人其胸中空洞無物
惟有山水文章四字故嘗有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
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
仙則道人之志趣可知矣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
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
仰之間毫無愧怍庶乎文人之有行者幼時體羸善
病艱于得子旣生四女迨年將望六始連舉二男曰
楸曰榭然齒尚穉弱恨未見其成立其詩文著述幾

盈百卷既無力授梓并不暇繕寫今世俗所傳者惟
有唐詩快選評人天樂傳奇及百家姓新箋秋波時
義將就園記八百地仙歌數種與散見他選者數篇
而已嗚呼是何足當滄海一粟哉道人嘗改名黃人
字略似號半非今詩選中有黃人者卽道人也道人
生多患難幼時遇醜毒不死丙子公車出洞庭遇大
盜炬斧交加不死丁丑遇寒疾不汗發狂不死庚辰
燕邸幾觸克刃不死丙戌避亂閩海復遇盜繼以大
病藥粒俱絕不死道人年三十五而逢世變顛蹶流

離饑寒憂辱備極生人之苦而皆不死至今年庚申
春道人行年七十而顏色猶嬰兒也言念世事四顧
寂寥忽感愴傷心仰天嘆曰嘻吾今不可以死乎遂
爲解蛻吟十二章與親朋妻孥訣別慷慨引醇酒盡
數斗一夕竟大醉不醒于是人以道人爲真死矣或
曰道人故有仙緣特假此蟬蛻去耳蓋至今未死云
因爲銘曰 笑蒼乎笑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
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于碧落獨不當
演夢于黃梁乎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爾之英風浩氣寧不可蟠五嶽而配三光乎

解蛻吟十二首

今歲在庚申余年已七十矣念世事之都非嘆年

華之易盡與其苟活不如無生昔傳奕自銘其墓

曰傳奕者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余竊慕其風以

為醉死殊勝餓死但自銘則當日詩人黃九煙之

墓耳似茲含笑而入地何異厭世而上仙聊為解

蛻之狂吟以當獲麟之絕筆

苦海空過七十年文章節義總徒然今朝笑逐罡風

去縱不飛昇也上天

解蛻吟

人間枉自說科名讀到奇文鬼亦驚三十年來千斛
淚誰知一事竟無成

文皇桂殿久臨軒構得吾家將就園好去崑崙山頂
上大開天眼看中原

塵蒙錦繡最堪哀濁世何人識異才可惜詩文光萬
丈一齊埋沒付蒿萊

傷心萬事劇紛紜不欲看來不欲聞收拾聰明歸去
歇好隨冠珮拜彤雲

神鬼人兮并地天仙家五品豈虛傳但能脫却紅塵

去莫問神仙與鬼仙

生平濟困更扶危積善人言後福宜不信到頭終草
草吁嗟天道竟何知

人天樂劇唐詩快百姓秋波將就園贏得區區傳衆
口滄溟一滴詎堪言

幾年窮餓寄雞栖忍死謀生足慘悽薇蕨已枯歌亦
絕今朝真箇是夷齊

久隨患難有糟糠一旦分飛黯自傷膝下依依惟弱
女移家好傍碧衣郎

解蠖吟

半生辛苦爲兒曹漫說超宗有鳳毛他日雙珠能照
乘文章門第自然高且代所謂自出淵下亦謂
皇天后土心無愧萬古千秋氣不磨此去何須生怨
恨江風山月自高歌

笑蒼道人九煙氏草

九煙先生嗣君楷持先生解蛻吟自作墓誌銘過金陵
以示其友杜畧請爲跋語畧遜謝不敢措辭以先生有
執友黃太史維章從學戚君緩耳維章已下世戚君北
遊於燕兩君而外惟畧知先生也予之知先生不在語
言文字因執楠之手而告曰偉哉造化前屈原而後九
煙世無知屈原者疇知九煙乎原以騷續經離騷者離
憂也讀九歌天問以爲憂焉耳憂則近怨子貢問伯夷
叔齊怨乎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屈原解脫汨羅
無憂無怨離憂患而去之久矣逍遙乎乘虬鷲而從心
跋

所欲也賈誼諸人俱未之曉先生有絕命詞予未得見
手其墓志解脫吟視都俞吁咈股肱良哉無二以丈夫
得志則爲彼不得志則爲此陽明謂斬然衰經之中嬉
笑自若不和滋甚然則先生詩文迺天地仁氣義氣和
平正始之音也壯哉造化何幸有九烟之志之詩是真
解脫也已檣歸而焚告乃公使知其友之言如是不愈
于父老之弔哭而極哀者歟楚黃岡友弟杜界拜跋



選夢略刻弁言



先生何爲而夢哉先生之挾奇抱醇而賁志以沒
則人夢也天亦夢也方顛倒熟夢中供天人之朦
靡幻影夫何夢先生曰吾不忍獨醒聊與同夢且
以夢償醒所不得志者雖然夢何爲而選也先生
曰夢不可選醒而夢者也吾夢而醒夢可選也用
是邯鄲枕畔蝴蝶帳中蘧蘧然筆墨與夢爲伍矣
夢約萬計皆咄咄叱嗟設想所不能到茲刻尚非
全夢也夫夢未終而驀醒說夢者必有餘惜今試

作讖語解之曰向使先生不夢夢而無選選復不
數夢又何繇見先生之夢夢抑若是多也昔太白
夢遊天姥長吉夢天會不足當茲刻一瞠而癡人
未嘗憾其不再夢淵明自號羲皇上人袁安雪中
高臥希夷駢睡幾百年豈果至人無夢耶而均不
聞有何夢然則惜者慎毋夢夢行引入華胥羅浮
之境沉酣累晝夜而後大覺焉何如

雲間後學朱日荃止善氏拜題



豈想菴選夢略刻

鍾山黃周星九煙氏自紀

夢至一夏屋若殿廡狀屋東嚮中廣方丈左右遍
設素屏障圍繞殊嚴密惟屏角開小扉如圭竇寂
不聞聲少選有兩青衣雙鬟自左扉出倚欄笑語
若不見人者余逡巡問屏內是何處答曰此烏谷
國也余問可容客一觀否青衣笑曰唯唯遂道余
選夢略刻

入小屏緣屏而行。屏延袤宛轉。不知幾百尋丈。內無日月光。惟屏色紺碧。如黝髹可鑒。俄至屏盡處。見烏谷氏宛然一三十許歲婦人也。揖余就坐。坐處隘甚。其上參差橫設一榻。細幃綠衾。不甚鮮麗。旁復有青衣雙鬟五六輩。俱斂衿鵠立。余因問婦人對門屏內是何所。曰瓜迦國。與此屏比隣者何所。曰相思國。余問相思國風景若何。婦人不應。又問又不應。青衣從旁答曰。吾屬不得常相聞。恐有兵事耳。余乃傾耳屏罅以聽。久之闐然。婦人卽命。

青衣酌余酒。酒色如墨。余疑未敢遽飲。婦人強之。盡一卮。而面肉忽變紺碧色。與屏色相映。余益駭愕。顧見榻上攤書數十卷。中有一卷標題爲孫思邈黃庭詩象。輒取閱之。纔展一葉。聞床頭鼠戰。遂遽然而覺。

夢有人授余賦一篇。記其題爲春龍賦。

夢作古風。得一句云。髣髴沐鬼雋。已又夢有一山。

陰人投名紙訪余。余謝弗見。仍于紙尾書二句還之云。屋底自留寒月話。梁園久坐隔塵羔。

夢閱他集。記其五言古風一首云。蒼然白髮童。向我乞石髓。此物非麩餌。安得多多許。還叱爨下羊。入山擷堯芋。

夢坐小樓中。凭右檻看山。山形獐怪甚。余訝之。以前此未有。奚奴答云。木葉落山出。江天莫色時。

夢讀采茶賦。寤而忘之。止記中一句云。施凌雲以翠步。已又得二句云。潮生乳麓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樓。

夢得一句云。山雲開冷眼。

夢讀古排律。中二句云。自有六花難共語。又云。鴈色浮浮入髻邊。

逸夢略刻

一
夢登一亭日臨烟亭得二句云爲汲長江水挑燈
煮落花。又云蕭蕭天下雨青兕叫菰蔣。

一
夢大江中坐小舟似欲作古風長篇首得四句云
人無才則已。才者禍之胎。物無才則已。才者罟之
媒。

一
夢得數詩止記其一。云童子有餘閒。抱鋤深夜坐。

此下失二句

隱隱數莖鬚童子云似我。

一
夢閱他人集得二句云遠朋取次來。開門天是客。
已又得四字云無雲可歌。餘忘之。

一
夢過一友人家友人出其細君所作詩詞數帙示
余。且以大小印數枚授余。俾印于帙首。熟視其印
端各有鈕。鏤作龜蟹虫鳥之形。俱精妙絕倫。余隨
手印之。不甚記憶。獨記其一方。作如意式。中有四

字文曰。西界迷臣云。



此夢中
款式也

一
夢與同人數輩。坐古剎。旁有水軒一楹。中設几榻。筆研如就試狀。云是應制草表。表題爲冊封宮人。似是新承寵。加徽號者。余援筆疾書。前後都不復記憶。止記代宮人自敘處有兩聯云。手似柔荑。不寫相思之字。眉如翠柳。空含未慣之愁。又云。偶爾回頭一顧。六宮之粉黛無顏。何意轉盼承恩九天之珠玉。隨落記憶甚清切云。

一
夢有人持一硯索銘。余詢其名曰西施硯。余卽援筆題二句云。才鬼不將歸地下。生香無恙是西施。

一
夢得二句云。明者將以松爲根。澹者將以月爲體。

一
夢閱他書記其二起句云。夫聲名者。文章之戶牖。功烈者。節義之輿臺。已又閱他集得詩二句云。縛

來天已散。剗去衆方存。

夢與諸友共集社中。各分韻賦詩。余分得五歌。作近體七言律一首。余詩最先成。醒來竟忘其首尾。止記中四句云。敲碎唾壺知夜永。故書蠅字悞秋多。名詩漫作千篇想。斗酒其如不醉何。

夢閱他人集。記其兩句云。西園廓落吟琵琶。忍淚挑燈看落花。

一

夢有人名朱黼沐者。乞余改名。余隨舉筆改沐爲浴。已又夢觀劇。詢其名曰魚鈴記。已又同二三友人散步。步至一處。有白堊屏牆。牆上先有人畫一人。衣冠而立。面無五官。止畫一耳。耳下一口。正居面中。人皆不解。旁有一人指曰。此隱一字也。諸君頗能射之否。衆人皆嘿然。余乃徐辨之曰。人無五官。而止有耳與口。人下加一口耳。豈非命字乎。旁人洒然拊掌而散。

夢得一句云。芙蓉深處夢中難。

夢閱他人詩集。是五言長篇古風。中有三句云。小婦煮清輝。明月不敢出。前後俱忘之矣。

夢至一廳事甚華敞。見壁間有一聯云。北海開樽懸日月。雙河浮玉醉江山。

夢得一詩云。弋懿凌晨僕。掩庸枕臂醒。雙泓池水定。六面亞山青。雞足蕭蕭立。顛頭落落生。夜來回互莽。寒月下三更。

夢至一處院宇深峻。中堂有粉額三字云。天民堂。兩柱間有一聯云。簞瓢卓爾從先進。鐘鼓嗶然覺後知。

夢至一處。水光山色。蕭瑟明澹。綠柳朱樓。宛如罨

畫。余循谿岸而走。有友人偕行。偶過一處。似人家別墅。余視其門上有一小額。乃茹菴二字。友人曰。其下尚有一額。額歲久晦昧。不甚明了。余諦視之。乃蛾眉淡薄四字。友人不解。以問余。余曰。此間必有遠山映帶耳。此迴視則四面山色環繞。皆縹緲如秋雲。其旁又有一區。此頗不類別墅。見其門上有一聯云。相公可以出而仕矣。其何憂乎。驩堯天下執大義以臨之。豈無辭于回紇。

夢到一書齋中。几榻瀟灑。室中有牀。牀上有幃。余初不知幃中有人。且就架上繙閱書帙。少焉忽聞幃中有笑語聲。余趨視之。幃中有一男子。三婦人。圍坐飲酒。正中設一圓木几。如行春欄榼。杯盤肴核皆已狼籍。三婦皆雅麗不俗。而中有一衣玄綃者。尤極姣艷。與男子相倚而坐。男子亦少年美書生。自稱岳陽人。招余登牀共飲。余顧見榼間有弓鞬數緡。或仰或覆。知爲三婦所遺。余笑謂岳陽生。何不將作鞬盃。隨引滿自壽。岳陽生大笑。似深喜。

余解事者。卽慷慨長吟。詠七言絕一首贈余。詩旣清新。而音響亦道亮可喜。恨忘其前二句。祇記後二句云。天下但知吾輩好。一枰杏酪在江南。

一

夢過友人齋中。見壁上下大書十字云。宦海焚陽虎。儒宗醢祖龍。余詢以二語從何處得來。友人云。得之邵陵郡古碑中。

一

夢與二三友人聯吟。略仿韓愈孟郊體。先作咏物

詩數首。皆不復記憶。最後一友人相約。勿得作咏物詩。當卽事吟咏可也。或問以何爲題。友人云。卽以我輩聯吟爲題。于是余卽先吟云。神氣不妄與。心眼何清孤。一友人輒續吟云。殺賊卽殺賊。讀書還讀書。以後皆忘之。

一

夢與友人數輩。泛小舫。同至一處。江山林木。佛閣漁村。歷歷如畫。已而舍舟登岸。有二客從余。緣江岸而行。見岸邊有石壘數處。相望如斥堠。石色皆

如古銅鐵。壘下皆有門戶。余不識所自。一客曰。此卽武侯八陣圖也。相與徘徊久之。復行至一處。見棹楔巋然。石柱插天。壯麗精巧。不可名狀。余復不識。一客曰。此瞽瞍坊也。余乃仰視坊間有四大字。云。瞽胎宣聖。

一
夢作詠懷詩得二句云。無一獻上皇。天公厭其拙。
夢得二句云。念子不離桃葉渡。懷人多在竹西樓。

一
夢得二句云。卓氏山從簾外見。米家石自袖中來。

一
夢得詩二句云。文字好時堪入道。江山盡處合題名。

一
夢過一蘭若。有僧持素羹盂。注茗飲余。余受而飲。竟視盂中有四字云。無法卽法。余笑問僧。此下還須着轉語否。僧卽倚壁抗聲云。法本無法。

夢闕他人詩。得一句云。存亡感異牀。又一句云。共說臣清似水清。

一
夢過街衢。見人家門扉半掩。門上朱箋書十字聯云。青天終日入黃鸝。其對句未及窺也。

一
夢過二小菴。菴中有游女數輩。或持素箋一幅。向予索咏。聞情詩。余援筆書七言律一首。授之。醒來

止記第二句云。回首相思隔去京。第三第四句云。織女慣從機上老。姮娥空向鏡中明。已復改第二句云。回首蘭皋隔去程。推敲久之。遂忘首尾。

一
夢得二句云。桃花方虎面。迴護小窓絲。

一
夢闕它集記一句云。高士無錢對菊花。

一
夢闕唐人詩。似劉夢得集。記其一句云。燈前吹劍

客宵窺

一

夢作舉子業題。為夷齊餓首陽文。中記得二句云。採薇弔麥之夫。何足以續十四傳神明之命。

一

夢得一句云。一聲中夜鴈還鄉。

一

夢閱它人詩。皆七言律。記其三句。一云青山無恙客中移。一云經我南門湖上寺。一云半日光含小

柳詩。

一

夢中閱詩文甚多。恐醒來遺忘。援筆記之。壁案皆滿。比醒時已十忘七八。止記一絕句云。平康驢背有奇英。新月鴛釵換阿簪。可汗入來還早告。始知奴輩是同心。又記駢詞二語云。糟是康名。蜀無玄醴。

一

夢閱彙書中有語云。日初出日。綠天根。

選夢略刻

夢作七言律止記一句云百年丘壑見文章。

夢遊一大刹。徙倚廡下。忽遇余同年友無可上人。
余因語之曰。頃思得一聯。稍暇當覓佳箋。爲我書
之。無可首肯。問何聯句。余曰。國破家亡同艸木。身
貧親老混漁樵。

